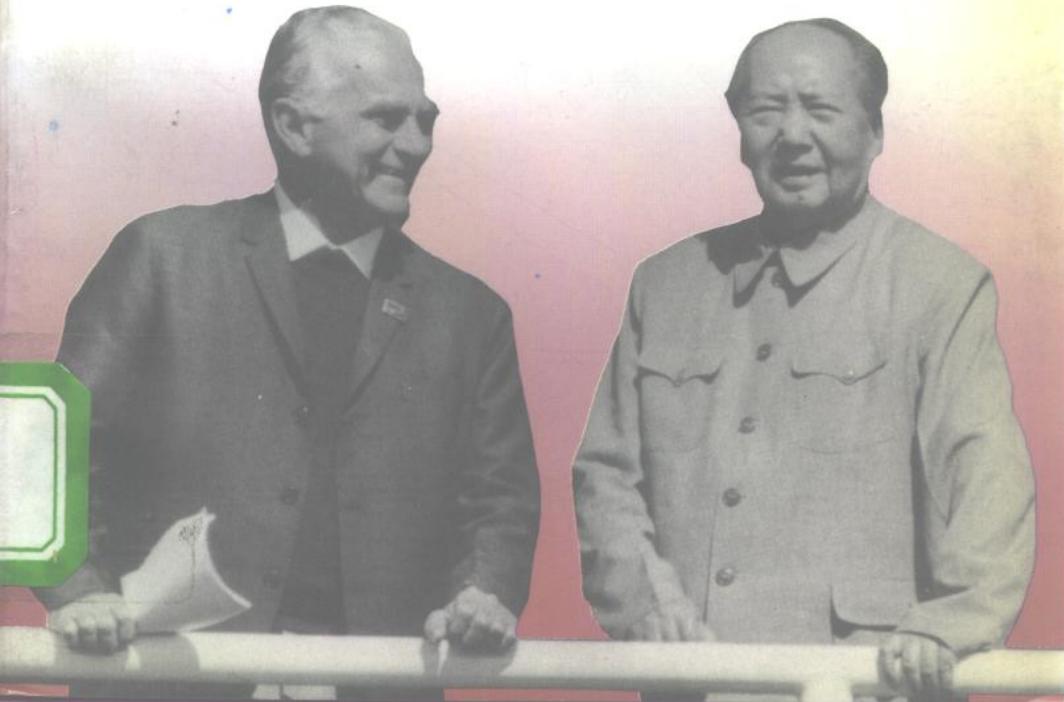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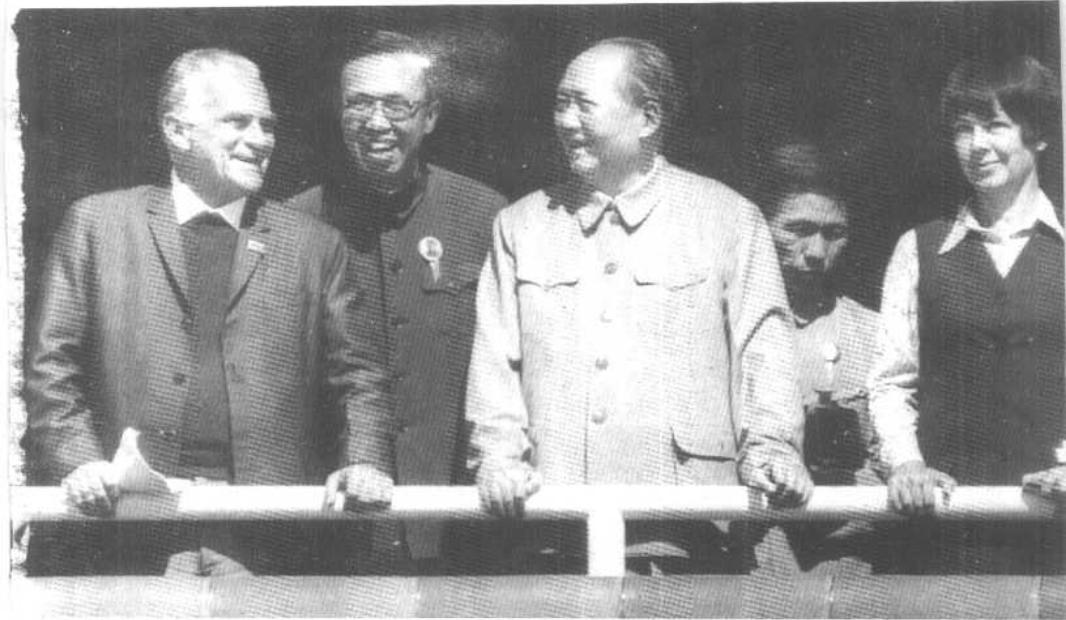
埃德加·斯诺

The Long Revolution

漫长的革命

紫禁城上话中国





国庆二十一周年时，毛泽东和斯诺及其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与斯诺亲切会谈。



毛泽东与斯诺久别重逢，中为马海德博士。



斯诺夫妇重回延安。

斯诺与末代皇帝溥仪交谈。





毛泽东、刘少奇与斯诺在一起。



周恩来总理和斯诺在北京郊区。

斯诺，毛泽东的挚友（译者序）

大凡伟人都是大孤独者。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伟人的睿智大勇和卓尔不群的品性，超越时空的奇特想象，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执著的追求以及忘我的奋斗精神，使芸芸众生在晕轮效应下对其敬而远之。另一方面，伟人在成名之后，为了完善自我形象，亦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与社会隔离开来。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同样难以逃避这种孤独的境遇。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他身边也有追随左右的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群众。作为革命统帅，他身边只有严整待命、雷厉风行的将帅卒伍。作为党的主席，他身边只有遵守党纪党规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作为革命导师，他身边只有信仰革命原则，遵循革命教诲的学生。作为革命舵手，他要独自一人把舵，以决策革命航船在迷茫的大海将驶往何方。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他既处于人民之中，又高出人民之上。处于这样至尊至上的地位，毛泽东通连外界的心灵之窗不得不自动关闭起来。于是自己的心声很难得以言传。即使在扮演孝子、慈父、好丈夫的角色时，在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时，毛泽东内心深处的隐秘依然难得流露，因为他那不

漫长的革命

不停地运转的思维机器，无时不在运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略奇谋。

但是，毛泽东的孤独也许还来自于人世间知音难觅这样一种心境。他极为欣赏“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一语，声称自己只与那愤世嫉俗的鲁迅的心相通。——尽管他从未与鲁迅谋过面，而鲁迅则认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细细考察，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确实已可能不复有过分亲密无间的朋友而只有政治上的盟友。不过，世界历史却通过一种巧妙的设计，使毛泽东在困难的时刻确有一位真挚的朋友、一位难得的知音出现在他面前。这位知音便是来自浩瀚的太平洋彼岸，出生在另一方国土上的黄头发、高鼻梁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正是斯诺，在30年代曾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毛泽东驰名世界，同时也使自己名声鹊起。

斯诺与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的相逢相知，可说是历史奇缘。从概率上说，各种机遇殊为难得。而更令人难解的是，这两位自相识后保持了30余年友谊的人，其间的共同之处并不是太多。从出生时代和地域看，毛泽东1893年出生于东方封建社会，出生于中国清朝末期湖南的一个穷乡僻村；斯诺1905年出生于新生资本主义的美国，出生于堪萨斯城。毛泽东长斯诺13岁，差不多属两代人。从文化区域看，毛泽东主要说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斯诺主要说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这使得他们的思想与情感难于用语言直接沟通。从个人抱负看，毛泽东自青年时代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后，终生信仰共产主义，追求人间大同的远景；斯诺直至

斯诺，毛泽东的挚友（译者序）

逝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从社会阅历看，1928年毛泽东率领千余名农民起义军，上井冈山成了红色“山大王”、四遭围剿之时，斯诺则作为“雷奥诺尔号”的船员从大洋彼岸到达上海，成为新闻记者。不过，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热衷于新闻事业，并在五四时期主编过《湘江评论》以传播时代真理。但毛泽东的这种使命与斯诺的工作只是外表上的相似，其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把斯诺与毛泽东牵到一起来的呢：斯诺曾有过解释，这大概是他出生地密苏里州和毛的出生地湖南都处于各自国家的中部，经纬度比较接近吧。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不失为幽默的说法罢了。

自命运之神使斯诺与毛泽东相遇之后，把斯诺的名字与毛泽东的名字长时间连在一起的真正原因，是那流转的历史所赋予人类的伟大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壮观事业以及东方战场上富于传奇色彩的中国革命事业，使得斯诺与毛泽东碰在了一起，并形成一种共生和互补关系。

毛泽东说过，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海岛上，另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而这两件事的进行都与斯诺的一支笔紧密相关。而斯诺也正是在用笔向世界介绍毛泽东如何做这两件事时倍受毛泽东青睐。1936年，当毛泽东被他的对手追逐到西北黄土高原上仅存的一小块红色根据地，在那里卧薪尝胆、艰苦奋发之时，斯诺这位洋记者天外来客般地出现在他面前，走进了他的窑洞。

四个月后，《红星照耀中国》（汉译《西行漫记》）便风靡

漫长的革命

整个西方世界，旋即又震撼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斯诺在书中向世人展现了另一个中国，另一种中国人。这对于苦于国内新闻报刊封锁、并被诬为“赤匪”头子、以 25 万块银洋悬赏首级的毛泽东来说犹如江中得舟。当斯诺把中国苏区的真相如实告诉世人时，毛泽东便成了世界性人物，他的事业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凭着自己的不息奋斗开始兴旺起来。得助于斯诺的笔，毛泽东最终以枪杆子夺得了中国政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做的另一件事是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斯诺有关。即也是斯诺首先向世人客观地介绍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以及这场文化大革命产生的诸种原因——它为什么不是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中国“漫长的革命”中的一个战争。

斯诺除了与这两件事相关以外，还与毛泽东自己不那么看重但却做成了的第三件事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这第三件事便是通过中美和解，使中国在独立之后又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回到世界民族大家庭。斯诺直接扮演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和平使者，他以各种渠道及时向美方传递了毛泽东愿意与美国人会谈的政治意图，最后促成了尼克松飞到北京去见毛泽东，去作“改变世界的一周”的旅行。

斯诺不愧为毛泽东可以依赖的朋友。亦是毛泽东难得的知音。也就是在一个作为红色领袖，一个作为新闻记者这种共生互补的关系中，毛泽东才有机缘向斯诺敞开自己关闭多年的心扉。

在 30 年代的西北黄土窑洞中，毛泽东第一次向斯诺完整

斯诺，毛泽东的挚友（译者序）

地叙述了中国红军的成长、中国革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等，也第一次向斯诺完整诉说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和人生追求，斯诺立刻把毛泽东款款道来的叙说通过翻译变成英文，传送给世界。

对于斯诺能为自己言心声，毛泽东总是满怀感激之情，并寄予热切的期望。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书斯诺说：“斯洛（诺）先生，自从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好？我同史沫得列（特来）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寥寥数语，表达了毛泽东对新相识的友人的思念和感激。

在70年代的紫禁城内，毛泽东再次与斯诺开怀畅谈。他向斯诺和盘托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以及要打倒刘少奇的目的，表明了为什么只同意称自己是导师（教员）而不是其他什么头衔。斯诺即把此写成《漫长的革命》一书。这样，斯诺便为世人留下了两部有关伟人毛泽东的传世之作，或者说，毛泽东借助斯诺的笔完成了两部有关自己的传世作品。

如果说，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记录毛泽东生平、思想及所追求的事业的无可替代的珍贵文字，那么197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则是记录老年毛泽东思想和追求的独一无二的绝作。假如没有这两部著作，人们了解毛泽东时就会感到有一个巨大的空缺存在。

一般说来，人们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以极大的关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人们对《漫长的革命》一书的价值则还未充分的认识。这大概与前书记载着毛泽东的奋斗与成功，后

漫长的革命

书记载着毛泽东的挫折与失望有关吧。但后书所记载的故事同样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一笔巨大历史财富。人们从毛泽东的不成功的社会实践中，从毛泽东的挫折中同样会悟出许多的道理。正是着意于此，现将斯诺的《漫长的革命》翻译出来并辅以副标题《紫禁城上话中国》奉献给广大中国读者。同时，这里还将斯诺前一部书中有关毛泽东自传的部分附录于后，以使人们能前后贯通、完整了解毛泽东的生平、事业和思想。不过，需要指明的是，《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精雕细琢的、溶新闻和传记于一体的经典作品，《漫长的革命》则是一部未完成的、最后由斯诺夫人整理出版的遗稿。《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既有传记，也有报道和作者见解，它精于工笔，很少寻见重大讹误。《漫长的革命》一书也是由记录与毛泽东的会谈以及作者的访华观感构成，但由于是没有最后完成的书稿，书中不免有错误。例如，书中所载毛泽东谓自己“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委实是斯诺未曾理解翻译的意思或翻译未能准确地译出毛泽东原话的意思。然而，由于它四处传播，竟成为了一个影响广大的世界性误传。等等。但即使有些失误，《漫长的革命》仍不失为了解毛泽东和当代中国史的一本难得的好书。

斯诺以自己的一支笔而成为毛泽东的挚友。他在年青的时候刻意寻求东方魅力而踏入中国国土，走到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之滨，在那里他果然被东方巨人毛泽东的超乎寻常的魅力所吸引，同时也博得了伟人的信赖。关于毛泽东，关于中国，斯诺写了很多很多。他不仅描绘了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很像林肯，有蓄得很长的一头黑发，炯炯有

斯诺，毛泽东的挚友（译者序）

神的双眼，高高的鼻梁，一个精明知识分子的面孔；而且也展示了毛泽东身居窑洞，心驰天下，系民族安危于一身的赤诚，拯中国于水火的大志和赴汤蹈火与敌决战的英雄业迹。斯诺一生写作的 12 种重要著作中，有关中国的占去 9 种之多。斯诺在中国一共居住了 14 个春秋，占去他整个生命的 1/5。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斯诺逝世后，他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畔。

毛泽东呢？自与斯诺相识相知后，一直把斯诺视为自己的挚友。他与斯诺相见一共有 5 次：1936 年夏初逢于陕北保安；1937 年秋复见于延安；1960 年，1964—1965 年；1970—1971 年 3 次重聚于北京。毛泽东对斯诺坦诚相待，有一见如故之感。1936 年夏斯诺初入苏区时，毛泽东就允许他随便走，随便问，随便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让斯诺去除台湾以外任何想去的地方，并与他无所不谈。这确实坦露了两人间的真正的友谊。“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1970 年 12 月毛泽东对斯诺所发的肝胆之言当是他们两人友谊厚久的言证。

毛泽东不仅给了斯诺自由进出中国的权利，也在斯诺需要关怀的时刻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斯诺生命垂危时，毛泽东特地向斯诺所在的瑞士居地派去了医护人员。斯诺逝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出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唁电不仅表露了毛泽东顿失良友的悲思，亦表明斯诺的名字已

漫长的革命

铭记在毛泽东的心中。

译者

1993年4月26日·北京

目 录

斯诺，毛泽东的挚友（译者序）	(1)
第一部 一个不同的国家	
天安门上的会见	(3)
周总理的一个暗示	(7)
文化革命的实质	(14)
普通公民王某	(25)
第二部 医疗与人口控制	(31)
针刺流产	(33)
什么是针刺？	(37)
性与人口统计	(44)
一些特殊情况	(53)
“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57)
第三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5)
崇拜的降温	(67)
文化	(73)
通过宣传搞阴谋	(81)
公开的战争	(89)
第四部 军队，党和人民	(97)
一种军队专政	(99)
“为人民服务”	(106)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110)
艾丽斯在南泥湾	(116)
军队和人民	(127)
第五部 人民公社	(135)
开端	(137)
令人激动的旅行	(140)
富人和穷人	(145)
后顾前瞻	(147)
第六部 与总理共夜时	(151)
周恩来与敞开的门	(153)
第七部 同主席共进早餐	(163)
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	(165)
第八部 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175)
实力地位	(177)
附 录	(187)
山南海北	(187)
1964 年同周恩来的谈话	(22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 年 8 月 8 日通过)	(234)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69 年 4 月 14 日通过)	(247)
1970 年 12 月 18 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	(254)
1936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272)
在斯诺最后的日子里	周冠宇 (361)

第一部

一个不同的国家

